
目录 CONTENT

► 青年文学

邵鸿斌	精卫	/ 5
李思睿	米糯香年年	/ 7
谭伟维	河畔记忆	/ 9
叶雨欣	伊芙琳的救赎之路	/ 13
邹颖	麦田里的笔	/ 16
许凯帆	欣赏你的我	/ 18
雷丽华	梅雨细，晓风微	/ 20
向涵	冬雪煎春	/ 22
李奇	涟漪	/ 24
胡鼎威	苔痕记	/ 27
叶雨欣	桃园深处千桃冢	/ 30
郝子涵	木桥	/ 32
王梦宾	明月照初渠，流光映烛心	/ 35
唐张明	江南褶皱：烟火里的时光诗	/ 37

1. 精卫

邵鸿斌

那一年夏天，我坐着火车独自南下去海边游玩。我喜欢漫步在沙滩上的感觉，吹着咸咸的海风，看着潮浪不断地亲吻我的脚踝。夕阳西下，最后一抹残云在最后一点火光的照耀下相互牵着手走下舞台。我躺在细腻柔软的沙子上，惬意地度过了整个下午。

夜色渐浓，周围的空气也逐渐变得清下来。我正欣赏那圆月映于海面之上的盛景，像装在碗中的美玉。这番风味是我从未见过的。我手指拨弄着岸边的沙子，看着那被深埋已久的贝壳碎片在掘动中被翻出，然后在月光下反射出亮眼而皎洁的光。四周也渐渐无人，像按下了静音键。我喜欢远离人群，远离喧嚣的感觉，对我来说过于舒适，以至于我竟就在这里打起盹来了。

直到一朵浪花拍在我的脸上，冰冷的海水漫过我的神经，让我哆嗦地惊醒过来。拂掉脸上沾带的海草，我却听见周围开始嘈杂起来了。寻着那声源望过去，发现一群人围在那里，议论纷纷。我也好奇地走上前去，在密密麻麻好几层的人堆里闪转腾挪，好不容易落住了脚，挤出一个可让我看清的角度。我正把视野朝那里望，却看见的是一个

人躺在这群人的脚边。这人脸上和身上全

是水渍，看样子是刚从海里捞出来。

要说起来的话，这个溺死的人，我倒也不陌生。他年纪看起来和我差不多大，是我来到这里遇见的第一个人。只是我竟没想到，他会就这样死去了。但他似乎曾对我说过的话，这时也如潮水般熙熙攘攘地涌进我脑子里了。

我见到他的第一面，是在城市的火车站里。我正拽着大包小包的行李从车站走出来，却看见他在墙边蜷缩着，双眼紧闭，衣服单薄，浑身发抖。当时已是深夜，我便拿出包里还剩下的面包给了他。我还记得他接过面包时看我的眼神，一双已经黯淡下去的眼神里，似乎投射出乞求与让人怜悯的目光。他狼吞虎咽地吃下面包，我又递给他喝剩的半瓶水，他也照收不误，丝毫没有嫌弃，接过去便一口喝净。我见他如此狼狈与可怜，也生出怜悯之心来，跟他说，你跟我回去吧，到我的宾馆里住一晚。

他没有说什么，低着头跟着我走了。到了宾馆，我便开始询问他，为什么年纪轻轻便这么落魄。他一开始还是低着头，支支吾吾半天什么也不肯说。我拿出一罐啤酒，摆在他的面前来。他似乎没见过这种东西，我便玩笑般地怂恿他喝一

口尝尝。他怯生生地举起那罐酒来，嘬了一小口。那大麦混合酒精的香气与旋转的气泡，伴随着泡沫在他的口腔里炸开了。他怔住了，似乎精神抖擞一般，虽没有过多的动作，但眼睛却亮起来了。我看他这副模样，笑道，好喝就多喝。

听到我的话，他便一口接一口地喝起来了。喝着喝着便打出一个嗝，打着打着却哭起来了。我一边忙问他怎么了，一边掏出纸巾给他擦眼泪。他终于对我说出了话来了。

他原本也是和我一样的学生，父亲早亡，独自跟着母亲在出租屋生活。在他上学的时间里，他不喜欢学校教的那些东西，反而对画画感兴趣。天天上课画，下课也画。学习成绩自然而然考了个差劲，最后老师通知他家里，他母亲得知这件事，对他劈头盖脸地骂起来。

“从小不学好！画这些东西有什么用？”他母亲指着手机里老师发过来的成绩单，又质问道，“你看看你考得这个样子，你以后要怎么办？”

“我就是喜欢画画，我只想做自己喜欢的事有什么错？谁说什么都一定要按照你们规定的去做？这是我的自由！”

事实上，他并没有勇气说出这些。他们之间并没有言语上的激烈冲突，也没有身体上的沉默对抗。他只是小声说，我想画画……然而，母亲的声浪一层盖过一层，将他的这软弱无力的抗议淹没下去了。最后的结果是，他以一个半天没吃饭来表示愤怒，也没赢得母亲的让步。后来他们之间又吵了好几场，直到有一次把这矛盾彻底激化。

“你又画这些东西！我早跟你说过了，这些有什么用？不好好学习，总扯这些没用的！”母亲张牙舞爪的模样让他害怕，他还是和以前一样未说过一句争辩的话。他默默地听着，却只是在心里和母亲打起嘴仗。正当他心里默念着反击的话语时，却听见母亲说：

“你太让我失望了！你这个一无是处的孩子！”

这句话便如晴天霹雳一样，劈碎了他最后的尊严与底线。他终于爆发了，这么久以来不被理解不被支持的不甘与无奈，被打压被磨灭的愤怒与心酸，此刻都令他血脉偾张。他腾地站起身来，大步朝门外走去，随后重重关上了门，随着门撞上门框发出的爆响，他一边流泪一边甩下一句话，我恨你。

这下轮到母亲手足无措了。然而，母亲的威严让她下不来台，她并没有低下头来去让儿子回来。而他越走越远，天也越走越黑。赌气的少年永远窝着一口火，这口火支撑着他一直走了半天，未感到一点累和饿。但夜黑了，他还是本能地害怕，想回家去。于是做了很长时间的思想斗争后，便准备转个方向往回走了。大不了地和母亲道个歉，服个软，也就过去了。他这样想着，然后沿原路往家的方向走去。

正当他走到一半时，听到小路上传来人们说话的声音。大晚上的街上还有这种议论声，是很不寻常的。他心里暗道不妙，一种慌张的感觉像蚂蚁爬遍全身。正当他拐过一个转弯，便看到自己的母亲躺在了路中央，浑身是血，不远处还停

着一辆豪车。

他五脏俱碎，痛不欲生。后来听邻居说，母亲正是过意不去，大晚上出去找他，偏不巧遇见村里的地头蛇醉驾。地头蛇看见了母亲，也没踩刹车，径直地撞了过去，母亲便惨叫着当场去世了。后来警察来了，然而地头蛇给每个人塞了点钱便打发走，这些钱就买了母亲的命。

他自己在那里待到深夜。直到夜晚的霜花爬上了母亲的尸体，他再也流不出最后一滴泪。他用尽自己的力气去拖母亲，然而母亲发硬的身体任他如何使力，也无法挪动分毫。他大晚上自己去敲开已经熟睡的邻居的门，跪下去，恳求他们为母亲收尸。忙活完后他自己回到出租屋，看见桌上母亲做好的已经冻硬了的饭菜，他感觉自己像要瞎掉了一样，脑子连到心脏，牵着五脏六腑都爆炸般的刺痛。

母亲也去世后，他便成了孤儿。房东也来欺负他，把房子收走了。他便无家可归了。后来听他说，他自己在街上摆摊画画来卖钱，维持生计。偶尔有人出钱来买，但都是出于怜悯，而非对他画画技术的欣赏。而更多时候，他总会听见别人的议论，或是买完画后那些顾客不遮不掩地嘲讽。

“看见没有？这个小孩把他父母都克死了！”

“不懂事，离家出走把他妈妈害死了！”

“这画得真不怎样，白花了这钱！”

这些话语犹如绞刑架一般把他的灵魂窒息了。然而他那时已无法说出一句话。不论是心理上的麻木，还是生理上的饥寒交迫，都令他牙关

紧闭。

他总在想，自己的绘画真的如此差劲？或许当初听母亲的话，母亲是不是就不会这般下场？混着肮脏的雪和灰尘，他咽下别人施舍来的一块蛋糕。无数个黑夜或白天，抑或说无时无刻他都在反思自己，从未放过。

直到后来有一个中年男人来到他的摊位前，看了看他的画，嘴里不停地赞赏。男子手里抓着画，那张画的是精卫填海。四色的精卫栩栩如生，像活灵活现地飞舞在纸上似的。男子一张又一张地翻看，倍感惊喜，直拉着他去大吃一顿。

他微微抬头，看着男子。男子的脸在阳光上那么闪耀。他似乎终于遇上知音。在男子的盛情款待下，他吃了自母亲去世后第一顿饱饭。而后男子邀请他来他的团队里作画，并为他筹办画展，希望帮他打响名气。

已然走投无路的他立刻答应了。后来在男子那里，他过的日子还算不错。每天都可以随心所欲画画，不愁吃穿。他甚至可以想象到，通过画画打响自己的名号，便可以在绘画界立足，起码可以养活自己。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欣赏他的画作，他感到很开心。

正当他做着自己的美梦时，画展也如期而至了。他自信地踏步进去看着自己的作品，对着来访的人们说这是我的杰作。然而，人们却指着右下角的小字，说你真不要脸。

他恍惚了，顺着人们指的方向看去，却发现作者的署名，已被男子换成了自己的。他脑子瞬间发热，什么也来不及思考。周围还伴随着人们

的指责与讥讽。他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只能发了疯一样跑出去。他去质问男人，可人家早已卷走所有的作品跑路，只剩他一人在空荡荡的屋子里颓乱。

他也不在街上摆摊画画了，终日只是乞讨为生。再后来的事，就是我们在车站遇见了。

那天晚上，他喝醉后又拿起笔来，打开尘封已久的绘画技术，在纸上勾勒起来，那是我们两人在桌上畅饮的场面。我似乎才懂得当时的情形。

他拿起那张画，在我眼前晃了晃。问我，怎样？

我当时并未多想，草草看了眼后，开玩笑地说道，以我的角度看，你现在不适合做这个，做这个没用，还是得学习去。

我当时也半醉，未能看清他眼底一闪而过的失望。他几乎是像抓住救命稻草般的，而后又跌落谷底的绝望了。

第二天他离开了，临走前那幅画就摆在我桌子上。上面写着：谢谢。而最后这次见他，竟是天人永隔了。

我喜欢听他喝醉了讲精卫填海的故事。我回去后找出那幅画，画背后满是他写下的遗言。右下角又是一个小插画，画的是四色神鸟精卫，衔木石以填海。

精卫衔石来填心里的恐惧的苦海了，可人性的邪恶乖张与冷漠，又怎么填平呢？

责编 陈婉心 熊瑜曦

2. 米糯香年年

李思睿

阳光温度，山河土地，四时物候庇佑中国人民赓续至今。大概一万年前的这片大地上的人们就以农耕事业发家，埋首躬身田间地头的岁月在代际更替中流淌，绵延不绝。由于南北物候的差异，形成了南稻北麦的地域种植格局。温和湿润的南方成了水稻的归宿，喜温喜湿的水稻成了南方人的归宿。水稻历经萌发、幼苗、分蘖、拔节、孕穗、抽穗、扬花、乳熟、腊熟、完熟十道工序才蜕变为锅中米、盘中餐。老长沙人李家嗲嗲是家里的大哥，人人喊一声“长嗲”。李嗲嗲的妻子龙娣嫁到村里大半辈子，人人也随一声“长娣”，两位老人已古稀，却依旧走在这一生走了大半辈子的田埂沟渠。他们生活的这块土地，一年两到三熟，清明前他们不靠纸笔单靠年年岁岁对脚下土地的丈量，计算好今年自家那“一亩三分地”合适种多少斤稻谷，再从年久积灰的木作粮仓里择出好种，找个老天赏脸的日子晒去谷种的湿气与阴气，让阳光唤醒这些希望的种子，再循着祖辈传下来和年年种稻种出来的经验进行拌种，待澄黄的稻谷染上一层红，才算是做好了播种的准备。

清明一场雨后，一季稻谷下地，中间几月也没得松懈，需时时注意着田里的水位温度变化，留心地里生出虫子的益害，观察稻穗稻粒的生长。八月底，秋收。现代农业机械重绘了过去全家出动握镰割麦的原始图景，李嗲请来村里开收割机的小伙，收割机笨拙下田，却能一天不到，就收完李家田亩里的水稻，顺带完成从穗到谷的拆解。刚入秋，天公也作美，总会挂几天温温热热的太阳，供劳作了一整个稻季的农人晒谷翻谷。老李家的翻谷耙子，木质，长把，在翻来覆去的年岁里凝成齿状板状两种。一隅平地，新鲜稻谷从蛇皮袋里倾泻，氤氲一场泥土，桔梗，稻香气的糅混。李嗲戴草帽，持谷耙，扒散成坨的谷堆，脚踩一方原野，作一幅稻谷的诗篇，或是垄埂相间成行，或是粗糙大略的平，保证稻谷粒粒接受阳光的蒸腾，包裹。谷子浸足几日秋阳，想获得淬炼为米的资格，还要迎接谷风车的考验。李嗲家地下室里保留了一个老式手摇谷风车。这个木质的物件实在是个大家伙，每年都需要李嗲吆喝几个邻里帮忙请它“出山”。长娣用原始风味的撮箕撮谷倒进谷风车，长嗲就摇风，风一起，优

质的稻谷乘风泻入箩筐，劣质谷顺势掉在地上，混些碎渣梗梗。千年农人世世代代或许少有人知晓这其中所谓的物理原理，但个个不愧为这田里的圣贤，个个办得了一手好禾，个个用一生去读脚下的土地。粒粒圆润饱满的稻谷经筛选被装袋入仓。接下来，是由谷到米最后也最重的一步——脱壳。现代式脱壳机的应用无疑减轻了长嘜夫妇的负担，人机配合，稻谷成米，粒粒分明，颗颗透亮，饱满盈润。

丰收的喜悦来不及细品，八月到十二月末，又是一场浩大隆重的农忙潮。这季收的糯稻跟着水稻大部一起被脱壳淘选。粒粒圆润柔白，黏黏腻腻，这是土地深处蕴含的圣洁浓稠。糯米，从不多贵但不可少。这一场收成为的是正月十五的元宵佳节。长嘜用家中沁凉井水洗净糯米，泛着些柔白的光晕，而后夫妻俩肩担一根扁担，挑

着糯米去找老屋的推磨。一勺糯米半勺水，在两面圆石纹理摩擦运移中渐渐细腻起来，一推一收，石磨盘转动，转起又一年的年轮，凝成元宵的前身——糯米粉子。

何为美食？色、香、味俱全。一碗米经一场水与火的邂逅，交锋，充盈起身段，莹泽饱和，乳白色至纯，掀起一阵不惊艳却不容忽视的香气，初视时波澜不惊，细品时才沁出些甜来。正月十五吃元宵，中国人一年中的第一个节日。长嘜儿辈、孙辈年年等一碗长嘜做的糯米汤圆，柔白的团团圆圆，撒些晶莹的糖，糯糯元宵团起家的圆满，粘起祖祖辈辈的乡情。

依傍湘水，老长沙人在这片错落的丘陵地带生存繁衍，世世代代，生生不息。稻米糯米年年种，稻香糯香年年香，一粒一粒，是春种一粒，秋收万颗，是自然的馈赠，南方人的乡土情结。

责编 龙晓颖 徐文涛

3. 河畔记忆

——流淌在三代血脉中的时光

谭伟维

暮色四合时，祖父总爱蹲在老柳树下磨他的铜烟斗。河岸的苔藓染绿了他的布鞋，粼粼波光在他佝偻的脊背上跳跃，仿佛披了一身碎银。这条河叫青溪，自祖父的祖父起便流淌在族谱里，它像一条蜿蜒的脐带，将我们的血脉与土地紧紧相连。

祖父的烟斗是青溪河底的沉木雕的，他说那是民国初年大水冲上岸的朽木，泡了百年河水，木纹里还藏着鱼鳞的光泽。他总念叨：“河是活的，木头吸了水精，烟丝一点，故事就冒出来。”我年幼时不信，直到某日他抽着烟斗，指着河面上一圈圈涟漪说：“瞧，那是你太奶奶在浣衣。”我瞪大眼，恍惚见一素衣女子蹲在石板上捶打粗布，水花溅湿她的鬓角，又化作白雾消散。祖父的笑声混着烟圈飘远：“河记得住所有人，只要你肯听。”

父亲与青溪的故事却是锋利的。他少年时在河边砌了座石坝养鱼，暴雨夜洪水冲垮堤坝，鱼群四散，他跪在泥泞里捡拾残砖，掌心被碎石割

得鲜血淋漓。后来他进城闯荡，行李箱里塞着一块青溪石，棱角硌破了衬布，他说那是“跌过的跟头，得带着走”。如今他偶尔归乡，总爱对着河抽烟，烟灰落进水里时，他会轻声呢喃：“石头沉底了，水还是清的。”我不懂，却看见他眼底映着河，像映着另一个自己。

而我与青溪的缘分，始于一只断了线的风筝。七岁那年，我追着蝴蝶纸鸢跑过田埂，风筝一头扎进河里，棉线缠住水草，宛如垂死的蝶。我哭喊着要祖父捞，他却递给我一根竹竿：“河里的东西，得自己请。”我颤巍巍伸竿去挑，水草忽地松了缠缚，风筝顺流而下，漂至一处芦苇荡时，竟被浪花推回岸边。祖父眯眼笑：“河疼孩子，但只疼懂规矩的。”那日后，我常趴在河边看倒影——云影掠过时，我分不清是天空在河里游，还是河在云中流。

去年冬至，我和小妹回老家。她蹲在祖父磨烟斗的老柳树下，捡石子打水漂。一枚扁石擦过水面，激起三四个跳跃的圆晕。“姐姐，河底下

有没有龙宫？”她仰头问。我尚未答话，祖父已掏出烟斗，敲了敲树根：“龙宫没有，倒住着个爱听故事的老河神。”妹妹咯咯笑着往父亲怀里钻，夕阳将四人的影子投进河里，叠成一道绵长的波纹。

夜深时，我独坐河畔。月光如银鱼游过水面，

恍惚间，太奶奶的捣衣声、父亲的捡石声、妹妹的笑声，全融进了潺潺水声里。青溪依旧东流，带走泥沙，却将记忆淘洗成卵石，沉默地垒在时光的河床上。我忽然明白，家族的血脉从未断裂，它只是化作河水的千万条支流，在每个人的生命里，悄然续写着同一首长诗。

责编 陈婉心 熊瑜曦



QINGNIANBIANJIBU

4. 伊芙琳的救赎之路

——《都柏林人〈伊芙琳〉》读后感

叶雨欣

流畅细微的意识流动，冷眼旁观的非个人化叙述，铺垫之后的顿悟时刻，戛然而止的结尾留白，共同构成了《都柏林人》的艺术风格。而其中的《伊芙琳》这一篇虽短小，却很好地体现了这种艺术风格，在美中蕴含着深刻的哲思，值得细细品味。

“她坐在窗前，看着夕阳的余晖漫过街道。她的头靠在窗帘上，鼻腔里满是落着灰尘的印花布帘的气息。”“她听见男人的脚步先是在混凝土路面上嗒嗒作响接着又嘎吱嘎吱地走在红色新房前的煤渣路上。”故事的开篇便是一种意识的流动，从视觉到嗅觉再到听觉，多感官的结合勾勒出女主人公伊芙琳的周边环境，单独品味时无不让人感到美好与自然，可“她累了”，简单的一句话将我们拉回书中的现实，这样的傍晚于伊芙琳来说，并不是值得享受的，这里的贫瘠贯穿生活直达胸口深处的灵魂。美好绚烂的景色与痛苦麻木的底色交织，在这里我们还未曾品味过伊芙琳的故事，却为之忧愁，究竟是什么让这样一

个花一般美好的少女在苦痛和倦怠中等待凋零。

文章随后向我们揭示了伊芙琳所处的环境，这个让她爱恨交织的“家”。曾经的这里是她快乐的由来，虽然这只是一栋褐色的小房子，没有闪亮的红色屋顶，但那时母亲还未去世，父亲的脾气还没有很差，邻居和友人也还都未曾离开，这样的家一度让她眷恋难舍，可那也只是曾经。但在美好之后这一切都分崩离析，她接下母亲的遗愿支撑起这个家庭。她环顾着这个曾经温馨的家，看着自己一周除一次尘的熟悉物件，却不知道这些灰尘都从哪来——这个家弥漫着特殊的腐朽气味，却不知道从哪散发出。在这个熟悉的家中，伊芙琳像一只困兽，却不知道桎梏在哪，又该向哪个方向求生。

而家中那张发黄的照片，那个不知姓名的神父，以及父亲每每向来访者随口地回应，“他现在在墨尔本”。都无疑在伊芙琳心中扎下了根，墨尔本，遥远的大洋另一端，她不知道那里是什么样子却不自觉地心生向往，仿佛那不是墨尔本，

那是自由。伊芙琳究竟为什么想逃亡，在细微的意识流动中，作者留下了答案。

“她已经决意出走了，离开她的家。现在，她要像其他人一样离开家了。”“这样做明智吗？她尝试着从各个角度去考虑这个问题。”看似安逸的生活下日复一日的麻木终于让这个女孩有了那么一次的“勇气”，她决意像所有人那样离开这个家，却又开始在权衡利弊中痛苦挣扎。这个家真的腐朽到难以忍受了吗？答案或许是否定的。在这个家里，自己还算是不愁吃住，更重要的是这里有自己熟悉的一切，她可以不用在陌生中游弋，这里是她熟悉的故乡。但每周六晚上那些为了钱没完没了的争吵，也开始让她感到一种无法言说的倦乏，她必须忍受工作中的挖苦挑剔，忍受父亲可能施暴的恐惧担忧，忍受贫穷的掣肘和维持家庭运转的辛酸苦楚，她将和这里的每个人一样，成为一个面对痛苦不会宣泄只能麻木应对的都柏林人，永远在痛苦中失语。“工作很辛苦——生活也不容易——然而，在她即将离开这里的时候，她却不觉得这是一种完全无法忍受的生活。”伊芙琳为此感到痛苦，可在有些时候，她甚至觉得并非完全难以忍受。这里的每个人都是这般，她又何须走向特殊。实质上，这是在麻木生活的精神规训下，伊芙琳逐步丧失自身主体性的体现，社会环境便是这般，想要逃亡却又在规训下早已丧失了对痛苦的感知，精神的麻痹也为勇气的沦丧埋下了伏笔。模棱两可的挣扎实质是无法直面内心的体现，她并不是真的能够忍受这一切，她并不是真的不想逃亡，只是麻木

社会下那种非常消极、非常暗淡的自我意识，让她不得不戴上镣铐也无法起舞。

而逃亡的这—种选择，在某种程度上，似乎也并非—条真正的救赎之路。伊芙琳能为自己谋划的—条出路也只是——通过结婚，通过一个男人去探索人生中更多的可能。何其悲戚！可在那时的都柏林，这是她能想到，也能够为自己谋划的唯—条逃亡的路——“她将和弗兰克—同探索新的人生。”乘船离开，结婚，去布宜诺斯艾利斯生活。但实质上，这种逃亡仍是一种没有主体意识的逃亡。百年前的文坛讨论“娜拉的出路”，讨论女性解放的真正道路，讨论她们能否在不依附的状态下在社会上独立地生存，尽管受到社会客观条件的限制，但在某种程度上，这种广泛的讨论又何尝不是一种思想的解放，至少在那时，已经有勇敢且独立的女性走向—条带有自身主体性的救赎之路。而此时的伊芙琳，却还是只能从—片深海向另—片深海中沉沦。救赎之道，应在何方？

在写完不知道第几轮的挣扎后，作者用笔墨浅浅书画了那个伊芙琳所谓的“救赎”——那个叫“弗兰克”的男人。文中—笔荡过，“弗兰克是个心地善良，性格开朗，而且很有男子气概。”可这种善良、开朗与气概却只是轻飘飘地写过，缺乏细节的佐证，甚至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只是伊芙琳的主观感受。他们第—次见面时，弗兰克站在门口，尖顶帽戴在脑后，鬈曲的头发披散在前，衬出—张古铜色的脸。弗兰克总有很多异国的故事讲给他听，水手的远航穿越海洋，那是

加拿大，是麦哲伦海峡，是巴塔哥尼亚，是布宜诺斯艾利斯。在某种程度上，与其说伊芙琳爱他，不如说伊芙琳爱他背后的自由与远方，爱他能够带来的自由与远方的幻影。可他轻浮的态度，“波本斯”的称呼，都成为让她反复犹豫的锚点，“波本斯”，无论在哪个版本的翻译或注释里，“小天鹅”“母天鹅”“唾手可得的女人”，都体现出弗兰克的轻浮和不够尊重，其实在一定程度上，或许伊芙琳也知道他并非良缘，可她缺乏基本的物质基础和生存能力，再加上父亲的偏见和反对，这无疑让伊芙琳的天平一直在两边摇摆不定。

而这种摇摆也为她挽留自己埋下了伏笔。“不久前，她因为生病在床上躺了一天，父亲给她读了鬼故事，还在火炉旁烤了面包给她吃。还有一次那是母亲还在世的时候，他们一家人去霍斯山野餐。她记得爸爸戴上了妈妈的帽子，逗得孩子们哈哈大笑。”“她忽然想起了曾经答应母亲的事情——不要让这个家被拆散，能坚持多久就坚持多久。”家中宝贵的温情，母亲临终的嘱托，在这个与母亲去世前同样的夜晚，又成为她为自己画下的囚牢和强行的警示，“家”的道德感、负罪感、愧疚感裹挟着她，道德枷锁禁锢着她，在自我的警告下——那颗心始终不敢做出选择。伊芙琳似乎已经形成了某种巧妙的平衡与静止，尽管那颗追求自由的心和社会规训的束缚之间在剧烈拉扯，可她也明白，在这个都柏林，都柏林人麻木的最直接表现，就是放弃做出选择。

而家与母亲对伊芙琳的桎梏远不止于此，伊芙琳回望母亲的一生，她陷入了沉思，母亲一生

悲惨的景象如同魔咒一般摄住了母亲的灵魂——在琐碎的生活中，母亲一次又一次做出妥协，最后在疯狂中结束了自己的一生。这绝非她想要的生活，也绝非她渴望的人生。可母亲临终前反复的低语始终回荡在她耳畔，“享乐的归宿是痛苦！”强烈的忍耐和宗教的道德审判又一次困住了她。这一次，她好像短暂地冲破了牢笼走向了自己的“救赎”，“逃！非逃不可！弗兰克会救她的。他会给她以生机，或许还有爱情。”或许还有爱情，伊芙琳麻木的心无法欺骗自己，那只是“或许”，可除此之外，她无法想象出其他的救赎之路，仿佛这种自我矮化能给予她希望。在那个时代下，在都柏林的社会语境里，她只能将希望寄托于一个虚无缥缈的男人。

可当她真正走出家门，看着码头上熙熙攘攘的人群，褐色包裹的士兵和海边暂留的庞然大物，她又一次动摇了，而这一次她也明白，那个男人已无法成为她内心的依靠，于是——她祈求上帝为她指点迷津。可伴随上帝而来的宗教警示，让一道钟声在伊芙琳心中敲响，“全世界的大海都在她心中翻腾。”这是全书的高光时刻，也是作者悄然安排的一次突如其来的精神顿悟。这一次，弗兰克不再是救赎。从未摆脱的宗教道德枷锁，弗兰克的催促，对未知的恐惧都向伊芙琳涌来，这一次弗兰克成了洪水猛兽，他会将她拖下水，他会淹死她。

最终，汪洋淹没了最后一声呐喊，伊芙琳也做出了选择。“她抬起那张苍白的脸，茫茫然地，像一只走投无路的动物。她的眼中既没有爱意，

也没有流露出惜别之情，她仿佛在望着一个陌生人。”这是一种消极的抵抗，一种非选择的选择，一种主体性的彻底崩塌。这真的是一种顿悟吗？顿悟后的生活态度便是没有态度。与这座城市中的每个都柏林人一样，麻木不仁，这是独属于都柏林的僵硬与空洞，传统故事里的“觉醒”“行动”“改变”，在都柏林的声浪中并不适用。伊芙琳也将逐渐成长为这座城市的一个都柏林人，她的逃亡也随着故事戛然而止，她将在这里守望无

尽的黑夜。

救赎之路何在？或许救赎之路应由心而生，或许救赎之路当在脚下，或许救赎之路当由自己走出，或许当下的人能有无数种选择。可对于那个时代背景下的都柏林人伊芙琳而言，是没有真正的救赎之路的，她所能为自己谋划的出路，或许也只是从一片深海走向另一片未知的深海罢了。或许伊芙琳的逃亡抉择在一开始便是一个死局。

责编 龙晓颖 徐文涛

5. 麦田里的笔

邹颖

林小满第一次意识到自己会写作是在小学四年级。那天清晨，她蹲在田埂上观察一朵沾满露水的野花，阳光穿过花瓣，在她手心投下粉色的光斑。她突然有种冲动，要把这一刻记下来。

“露珠在花瓣上打滚，像是不舍得离开，阳光一照，它们就变成了小星星。”她在作文本上写下这句话时，没注意到语文老师王秀兰已经站在她身后。

“小满，这句话写得真美。”王老师的声音惊得她差点跳起来，“你有双发现美的眼睛。”

那年秋天，小满的作文《我家乡的秋天》获得全县小学生作文比赛第一名。当她站在领奖台上，听着台下热烈的掌声，第一次感受到文字带来的奇妙力量。她偷偷把获奖证书藏在枕头底下，每晚睡前都要摸一摸。

初中时，小满在县图书馆发现了《青春纪事》杂志。那些关于成长、关于疼痛的文字像一把钥匙，打开了她心中某个紧锁的房间。她开始在本子上写自己的故事——关于麦田里的奔跑，关于雨后泥土的芬芳，关于那个总是坐在教室最后一排、睫毛很长的男生。

“小满，你的文字有灵气。”王老师把批改好的作文本还给她，上面密密麻麻全是红笔写的

评语，“就像你描述的那条小溪，清澈见底却又深不见底。”

小满的脸红了。她把作文本紧紧抱在胸前，像抱着一个不能与人分享的秘密。那天放学后，她绕道去了后山，坐在她最喜欢的那棵老槐树下，写下了人生中第一篇小说《槐树知道的事》。写完后，夕阳已经染红了半边天，她的手指因为长时间握笔而微微发麻，但心里却充盈着前所未有的满足感。

“我想当作家。”这个念头像种子一样在她心里生根发芽。

高中录取通知书到来的那天，小满的父亲把那张印着县城重点中学名字的纸反复看了三遍，然后难得地拍了拍她的肩膀：“好好学，考上好大学，别像你爸一样一辈子跟土地打交道。”

县城的生活像一盆冷水浇在小满头上。宿舍里其他三个女生谈论着她听不懂的明星和化妆品；数学课上，老师讲的内容她有一半跟不上；最让她难受的是，当她把自己写的故事分享给同桌时，对方皱着眉头说：“你怎么还写这些小孩子的东西？考试作文不是这样写的。”

第一次月考，小满的数学只考了62分。班主任李老师把她叫到办公室，把成绩单拍在桌上：

“林小满，你知道重点班每年有多少人被淘汰到普通班吗？你还有闲心写这些？”他指着从她课桌里没收的笔记本，上面是她熬夜写的新故事。

那天晚上，小满躲在被窝里哭了很久。第二天清晨，她把所有笔记本锁进了行李箱最底层，换上了厚厚的习题集。书桌上贴着的便签从“今天要写完《雨巷》”变成了“数学必须上110”。

三年后，当小满收到省城财经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时，全村人都来祝贺。父亲喝得满脸通红，逢人就说：“我闺女有出息！学会计，将来坐办公室，风吹不着雨淋不着！”小满笑着应付亲戚们的夸赞，没人注意到她书桌抽屉里那沓已经积灰的稿纸。

那天她去图书馆还书，路过文学社的招新摊位。雨下得很大，她本想快步走过，却被展板上的一句话吸引：“写作是找回自己的旅程。”鬼使神差地，她停下来翻看文学社的刊物。

“喜欢写作？”一个清朗的男声问道。

小满抬头，看见一个戴黑框眼镜的男生，他的眼睛很亮，像她记忆中故乡夏夜的星星。

“以前……写过一点。”她听见自己说。

“我是陈墨，文学社社长。”男生递给她一本装帧朴素的小册子，“这是我们社刊，有兴趣可以看看。”

那天晚上，小满在台灯下读完了整本社刊。这些文字没有华丽的辞藻，却让她想起自己曾经如何用心感受每一片落叶的纹路，如何为一只受伤的小鸟写下整整三页的观察日记。她翻开笔记本电脑，光标在空白文档上闪烁，她却一个字也

写不出来。

周末的文学社活动上，陈墨让大家分享自己最喜欢的作家。轮到小满时，她紧张得手心出汗：“我……我以前喜欢读迟子建，她写乡村的笔触特别……”

“真诚。”陈墨接话，“没有刻意美化，也没有居高临下的怜悯，就是真诚地记录。”

小满惊讶地看着他，突然有种被看穿的感觉。活动结束后，陈墨叫住她：“你以前的作品，能给我看看吗？”

“我……很久没写了。”小满低下头，“而且写得不好。”

“为什么停笔？”

“因为……”小满想起高中班主任严厉的眼神，想起父亲说“写那些有什么用”，想起同桌嫌弃的表情，“因为没人觉得这是正经事。”

陈墨沉默了一会儿，突然问：“林小满，你真正想写的是什麼？”

这个问题像一块石头，重重砸进小满平静的生活。那晚她辗转反侧，陈墨的问题在脑海中挥之不去。凌晨三点，她爬起来，打开行李箱最里层的暗格，那里整整齐齐码着她高中时锁起来的笔记本。

翻开泛黄的纸页，十五岁的小满在文字里鲜活如初：“今天看见一只蜻蜓停在芦苇上，它的翅膀薄得像奶奶糊窗户的纸，阳光一照就变成了淡绿色……”小满的手指轻轻抚过这些字迹，突然泪如雨下。她终于明白这些年失去的是什么——不是写作的能力，而是那个愿意为一片云、一

朵花驻足凝视的自己。

第二天清晨，小满给陈墨发了条消息：“我想重新开始写作。”发完这条消息，她感到一种久违的轻松，仿佛终于卸下了背了很久的重担。

寒假回家，小满带着笔记本电脑。父亲看见她在写东西，皱了皱眉：“大学作业这么多？”

“不是作业。”小满深吸一口气，“是我自己想写的故事。”

父亲张了张嘴，最终什么也没说，只是叹了口气走开了。小满知道他不理解，但这一次，她决定不再为此放弃。

大年初三，小满去了趟镇上拜访王老师。年近退休的王老师头发已经花白，但眼睛依然明亮如昔。看到小满带来的文稿，她笑得眼角的皱纹都舒展开来：“我就知道，那个会描写露珠的小姑娘不会消失。”

回校的火车上，小满望着窗外飞速后退的田野，打开文档写下新故事的第一句话：“她曾以为梦想像麦子，必须在适当的季节收割，否则就会烂在地里。直到某天她发现，真正的梦想是野花，只要你愿意，它总能在意想不到的地方重新绽放……”

责编 张金 熊瑜曦

6. 欣赏你的我

许凯帆

“等到草原最美的季节，陪你一起看草原。”

如果说，人这辈子都有一个爱好和向往，那么，我的爱好就是每到草原最美的季节，如约而至，去看草原。因为草原懂我，我欣赏草原。

欣赏草原，就是欣赏你的辽阔。

走进草原，一条笔直的路就像一根无边的线，穿过草的嫩绿，穿过原的旷达，走在这条天路上，风抚摸着你的头，阳光亲吻着你的脸，就连白云也仿佛就在你的腰间，用她那白洁的轻纱拉着你翩翩起舞，更不用说那广阔的蓝天，就像一个硕大的帷幕，和草原的绿糅合在一起，让你分不清哪是天，哪是草原。穿梭其中，要不是有眼睛在头上，还以为是自己正在白云的陪伴下，行走在蓝天上。远远望去，连绵起伏的山川、优雅端庄的河流、亭亭玉立的古树，简直就是一幅最美的山水画，画中，还有依稀点缀的蒙古包、行走在天边的辘轳车、与白云共舞的羊群、与山川奔跑的骏马、与河流同乐的黄牛。置身于这草原，自己就是一个流动着的精灵，欣赏着足可以让自己感慨一辈子的他，让自己一辈子也不愿意离开的草原。

欣赏草原，就是欣赏你的壮美。

扑进草原的怀抱，亲吻这大自然神奇的作品，简直就是置身于美的海洋，身临其境中，让我因欣赏它的美而流连忘返。你看，一片片小花稚嫩而优雅，越往山上，越往远处就越发壮观，红的像霞、黄的像金、白的像玉、紫的像玛瑙。它们点缀在草的嫩绿上，就像一棵棵五彩斑斓的星星闪烁在苍穹里，让人遐思、让人迷恋、让人激荡、让人温馨。你再看，篝火升腾着希冀、马头琴演绎着悠久、安代舞奔放着力量、手把肉浸润着幸福与安康。毡房前，小马驹在吸吮着马奶、小牛犊在缠绵着溪水、小狗儿在拨弄着绿草、小羊羔在依偎着古树。一片片油菜花，金黄摇曳；一块块荞麦地红秆绿叶开着白花；一棵棵向日葵就像草原与太阳的儿女，漂亮的脸庞时时跟着阳光；一缕缕炊烟，在这蓝天下绿草上扭着腰飘扬，俨然就是这幅草原上最美的诗画。欣赏着它，就让我读懂了人的渺小，欣赏着它，就让我知晓了奋斗永不言败的真谛。

欣赏草原，就是欣赏你的包容。

离开草原，一切烦恼烟消云散；离开草原，

所有忧伤不翼而飞；离开草原，全部理想油然而生；离开草原，心在激荡、魂在萦绕、梦在升华、奋斗的动力在夯实。欣赏你，就是欣赏一种亘古未有的包容；欣赏你，就是欣赏一个美妙绝伦的心境；欣赏你，也就是欣赏一份无与伦比的信任；

欣赏你，更就是欣赏一季辉煌无限的青春。

欣赏你，欣赏你的我，在欣赏你的俊美中理解了生命，也在欣赏你的包容与旷达中懂得了奋斗。

欣赏你的我。

责编 陈婉心 熊瑜曦

7. 梅雨细，晓风微

雷丽华

江南的梅雨，是一幅精妙绝伦的水墨画，将天地间的缱绻柔情，以极致的方式铺陈开来。那丝丝细雨，仿若天女洒下的情丝，悄然而至，细密无声地编织着属于这个季节的喃喃细语。每一丝雨线，似都在诉说着神秘古老的传说，又仿若在吟哦着情思袅袅的诗篇。瞧那一颗颗雨珠，恰似自天际垂落的璀璨珍珠，盈盈闪烁着晶莹澄澈的光芒，映照出此季独有的静谧与美好。

在绵密的雨幕之中，江南的景致更添温婉。雨丝轻柔地拂过青瓦白墙，仿若情人的指尖滑过恋人的脸庞，而后又悠悠然地滑过屋檐，滴答滴答地坠落在古朴的石板路上，溅起微小的水花，发出细碎而清脆的声响，恰似一曲轻柔的乐章，为这方天地晕染出如梦似幻的诗意。雨中的江南，仿若一位娴静的女子，愈发显得沉静安宁。那些被雨丝打湿的葱郁树木，那些被雨水润泽得娇艳欲滴的缤纷花朵，皆在默默无言中展露着顽强蓬勃的生命力。

晓风轻拂，是梅雨时节的别样韵致。晨曦初露，当第一缕金色的阳光穿透朦胧的薄雾，轻柔的微风便缓缓而起。这风，裹挟着雨的清新，携

带着夜的清凉，徐徐吹过葱郁的树梢，吹过古旧的屋檐，吹过广袤的田野，亦吹进了人们的心灵深处。置身于这般微风之中，人们仿若能感知到时光的流转，体悟到生命的跃动。微风拂面，恰似母亲温柔的手掌，赐予人熨帖与宁谧。

一缕微风拂过，沉睡的江南悠悠苏醒。河畔的柳条婀娜轻摆，宛如身姿曼妙的舞女，向过往的行人致意；湖面波光粼粼，涟漪层叠，仿若一幅灵动的画卷；小巷幽深处，老宅的屋檐之下，一串串风铃随风摇曳，发出清脆悦耳的声响，与枝头的鸟鸣相互交织，谱写出一曲自然和谐的乐章。这般景象，在晓风的轻抚之下，皆焕发出盎然生机。

江南的梅雨时节，早已超越了气候现象的范畴，成为一种意蕴深厚的文化符号。它蕴含着江南人独特的生活哲学——在烟雨迷蒙中学会与自然对话，于檐角滴答间读懂光阴的韵律。当青石板路被雨丝洗出岁月的包浆，当油纸伞下的剪影掠过斑驳的砖墙，人们在湿润的空气中学会了用细腻的心性去丈量时光：春日采撷的新茶在梅雨里酝酿回甘，木桨划破雨帘时惊起的涟漪中藏

着农谚的智慧，就连檐下悬挂的咸鱼干，也在潮意中吸收着天地的灵气，化作舌尖上的乡愁。

文人笔下的梅雨，从来都是情感的容器。王维“漠漠水田飞白鹭，阴阴夏木啭黄鹂”里藏着禅意的疏朗，李清照“伤心枕上三更雨，点滴霖霖”中浸着离愁的凉薄。而在寻常巷陌的烟火气里，这雨又有着更鲜活的注解：阿婆檐下晾晒的梅干菜在雨中舒展褶皱，孩童踩着水洼溅起的笑声惊飞了檐角的燕子，老茶馆里紫砂壶氤氲的热气，正与窗外的雨丝共同编织着日子的温润。那细密雨丝中，既有文人墨客“一川烟草，满城风絮”的愁绪，亦有渔家摇橹时“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的从容。当雨丝掠过雕花木窗，在窗棂上凝结成剔透的珠串，那不是忧愁的堆砌，而是时光写给人间的情书——你看那穿堂而过的晓风，正将晾晒在竹匾里的糯米吹得微微发潮，那是为端午的粽子准备的香甜伏笔；你听那雨打

芭蕉的节奏，分明与后厨里蒸煮梅酒的火候相得益彰，在微醺的时光里，愁绪也化作了舌尖的清甜。

不妨缓下匆匆步履，宁心静气，去感受梅雨的细腻，去聆听晓风的低吟。让心灵在细雨与微风的轻抚下获得净化，让生活在这份静谧中实现升华。无论是漫步于雨中的古老街巷，还是静坐于窗前聆听雨声，皆能体悟到别具一格的宁静。

江南的梅雨时节，是满溢诗意的季节。于斯时也，我们放缓脚步，以诚挚之心感受、体会、发现生活里隐匿的美好。梅雨晓风，见证江南岁月，承载先辈情思。它于喧嚣尘世，赋予我们力量与智慧，让我们珍藏这份记忆，化作心灵诗意。无论风雨如何，凭此坚守内心宁静与美好信念，在生命长卷中，绘就独属于自己的斑斓，使人生因江南韵味而深邃、而不凡。

责编 张金 熊瑜曦

8. 冬雪煎春

向涵

一切都是黑暗，看不清前方的路，她摸索着向前走，感到前所未有的寒冷，像是一条条冰铸的铁链刺扎在全身的骨头里，痛苦又窒息。她的意识感到模糊，像是一幅美丽的画卷被水弄花了颜色，沉重又混乱。

“你又在闹什么脾气，我的脸都被你丢尽了！”黑暗中突然传来一声男人的怒喝，她猛的一个哆嗦，来不及开口，就先睁开了眼。

“我没有……”她恨恨地答道。入目是破败潦草的牢房，地面上满是污水和脏草。只有一扇陈旧的窗户，大风呼呼地吹刮着。窗外的雪随着北风被迫跌进了这肮脏的深渊。她看着雪花，仿佛看到了自己的一生。

冷风猛灌，她感到四肢百骸里的寒气在游走，不禁打了个冷战。纯洁无瑕的雪花在高空轻盈飞舞，她不禁想起了自己纯真美好的少女时期。

那时国家安宁，家庭幸福，她还是一个肆意快乐的世家小姐，每天饮酒游船、赏花作诗。后来遇见了自己喜欢的人，成了婚，一起煮茶折花、收录金石。那时的自己有多快乐，多洒脱呢。是“沉醉不知归路”的自在，还是“倚门回首，却

把青梅嗅”的娇羞。念至此，她不禁苦笑一声，到底是什么时候变了呢。

风渐渐大了，狂风摧残了雪花，乱了她的眼中之景。

恍然间，她又记起了金兵的铁骑滔滔、百姓的流亡惨败。她不禁握紧了拳头，她恨，她怨，她不甘，她不相信堂堂大宋竟无一人能挺立脊梁，抵抗重兵。甚至连她的丈夫在面对敌军兵临城下时，也连夜弃城而逃。她震惊、难过、不解，看着满朝的“软骨头”，她想起历史上赫赫有名的西楚霸王，念道：“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

风势似乎弱了些，一点点白雪，都落入了地上的污浊，失了颜色。她忽然想起那日丈夫殴打自己时丑陋的嘴脸。

流亡到南方后，为了寻找庇护，她抛弃世人异样的眼光和另一个男人成了婚。二婚，多么令人难堪的字眼。世人的嘲讽，后世的眼光，她一件一件都顶过来了。但婚后的生活却更是令她愤恨与寒心。新丈夫并不爱她，只是看中了她的金石文玩。她不愿就此失去用命换来的宝贝，却招来了男人恶毒的殴打。她该怎么办，她问自己。

她活不下去了。她只是想活下去。离婚，她想，几乎不可能，不管是法律还是世俗都不会支持的。她会被世俗所谓的负罪给压死的。但最后的结果却是出人意料的，她决定了，离婚了，成功了。她用自己两年的牢狱换来了自由之身。她早已不顾世人的议论了。

现在，她倚着墙，高傲地站着。寒气似乎连头发丝都浸透了，她就是一整个冰雕。可风又起

了，眼前的雪花又轻快地飞舞。她由衷地笑了笑。终日向人多蕴藉，唯冬雪。冬雪煎春，得遇新生。

九日后，在翰林学士綦崇礼等人的帮助下，她出狱了。走出黑暗，走出枷锁，走出严寒，她看着自由飞舞的洁白冬雪，笑了。

史载，绍兴二年冬，李清照状告其夫张汝舟假举虚数入官，按律判牢狱两年，经友人求情，九日后释放。一代才女李清照，终于迎来了春天。

责编 陈婉心 熊瑜曦

9. 涟漪

李奇

地铁通道里永远挤满潮湿的人群。我站在自动扶梯右侧，望着左侧匆匆跨步而上的背影们，忽而心中惊起阵阵涟漪。扶梯齿轮咬合的声响与无数手机外放短视频的杂音混作一团，这场景本该令人烦躁，我却莫名想起童年蹲在池塘边数涟漪的下午。

那时我总爱往池塘里扔石子，看水纹一圈圈荡开，碰到岸边的青苔又折返回来，形成更复杂的图案。父亲说这就像人心里的念头，一个接一个地生灭，永远没有停歇的时候。当时我不懂，现在站在这里，却忽然明白了他的意思。

左侧扶梯上穿红裙的女子突然停下脚步。她慌乱地翻找手提包，硬币和口红滚落在台阶上，发出清脆的声响。后面西装革履的男人险些撞上她，皱眉绕开时，我看见他嘴唇蠕动吐出两个音节。女子蹲下身去捡散落的物件，发梢垂落像黑色的瀑布。

这个瞬间让我想起大学时在图书馆遇到的女孩。她总坐在靠窗的位置，阳光穿过她耳边的碎发，在《追忆似水年华》的书页上投下细碎的光斑。有次她的钢笔漏墨，蓝黑色的液体在笔记

上晕开，她望着那团污渍突然笑起来，说这多像普鲁斯特笔下不期而遇的回忆。

扶梯即将到达顶端时，我看见角落里蜷缩着个卖花的老人。塑料桶里插着蔫头耷脑的玫瑰，花瓣边缘已经发黑。他脚边放着块纸板，上面用歪扭的字迹写着“十元三支”。穿校服的女孩蹲下来挑选，老人用树皮般的手指点着最鲜艳的那支，浑浊的眼睛里突然有了光。

通道转角处传来吉他声。流浪歌手正在唱《加州旅馆》，沙哑的嗓音在瓷砖墙面间来回碰撞。戴耳机的上班族匆匆走过，却有个穿恐龙连体衣的小男孩驻足不前。他母亲拽了拽他的尾巴，孩子突然从兜里掏出颗水果糖，郑重其事地放进琴盒。

我摸了摸口袋里的诊断书。薄薄的纸张边缘已经起毛，在三天前被揉皱又展平无数次。医生说话时眼镜反着冷光，那些专业术语在脑海里变成池塘里乱窜的鱼。但现在，站在这个充满生锈铁腥味的地下空间，我第一次注意到空气里还飘着烤红薯的甜香。

自动扶梯的尽头有风灌进来。穿堂风掀动广

告牌上脱落的角，那是个褪了色的海洋馆广告，
鲸鱼图案已经斑驳得看不清轮廓。我想起诊断室
窗外也有棵梧桐，当时一片枯叶正巧落在窗台上，

叶脉像极了 CT 片上的阴影。

在旁人看不见的黑暗里，那些被判定为死水
的部分，正悄悄泛起只有自己知道的涟漪。

责编 张金 熊瑜曦



QINGNIANBIANJI BU

10. 苔痕记

胡鼎威

梅雨来时，青砖缝里便沁出绿。起初是针尖大的墨点，两三日便洇成连片的绒毯，顺着墙根攀上飞檐。我总疑心这些苔藓是前朝宫女失落的绣线，被雨水泡发了，在江南的肌理上绣出新的年轮。

祖父的紫砂壶总在此时生出绿毛。他不在意，仍用这把养了四十年的壶泡碧螺春。茶汤倒进青瓷碗，浮沫里浮沉着细小的苔粒，像极了宣纸上晕开的墨点。祖父说这是天地馈赠的茶引，我却觉得像极了老宅天井里那方青石，经年累月被井水浸润，也生出这般翡翠色的苔衣。

老宅的天井是活的。四方的天井框住四时风雨，青苔便随着节气变换颜色。春分时是嫩鹅黄，芒种化作孔雀绿，霜降又转成琥珀色。最妙是梅雨季，苔藓吸饱了水汽，在石板上凝成半透明的翡翠冻，孩童赤脚踩上去，便留下深浅不一的绿脚印，像是谁用竹笔蘸着雨水在石上写狂草。

巷口的石桥最懂光阴的深浅。桥墩的青苔每年都要褪层皮，剥落的苔衣沉入河底，被往来船橹搅成翡翠色的絮。撑篙的老船工说，这桥比他爷爷的爷爷还要老，桥缝里的苔藓都是听着评弹

长大的。我常看见新嫁娘的花轿颤巍巍过桥，红绸子扫过桥栏，惊起一片碧绿的涟漪。

城西的旧书肆藏着苔藓的魂。老板用霉斑斑驳的线装书压着晒干的青苔，说是给古籍除湿的妙方。我曾见他将《陶庵梦忆》里的夹页苔藓泡在雨水里，说是能养出张岱笔下的“湖心亭雪色”。那些复活的苔藓在玻璃罐中舒展，倒真像西湖十景的缩影，只是少了三分烟水气，多了七分书卷香。

城隍庙的砖雕最是痴情。八仙过海的纹样里，何仙姑的莲台、蓝采和的花篮，处处都藏着青苔的私语。雨季来时，砖缝里的绿意便顺着纹路流淌，将汉钟离的芭蕉扇染成翡翠色。守庙的老道士说，这些苔藓是前朝工匠的魂魄所化，夜深人静时，还能听见砖雕里传出窸窣的对话。

我曾在立夏那日遇见一个采苔人。他背着竹篓，手持银铲，专挑向阳墙角的苔藓。“这是石上菖蒲苔，配沉香最妙；那是瓦松苔，能治小儿夜啼。”他说话时，指尖的苔藓碎屑簌簌落下，在青石板上拼出细碎的星图。我跟着他穿过七条深巷，看他将采来的苔藓分门别类，装进贴着朱

砂符的陶罐，恍惚间竟分不清是人在采苔，还是苔在采人。

最难忘是外婆的绿漆木箱。箱底压着泛黄的戏票和褪色的绒花，缝隙里却生着绒绒的苔。外婆说这是她少女时代藏在箱底的雨季，经年累月，竟也长出了光阴的形状。梅雨时节，木箱会渗出淡淡的苔香，混着樟脑丸的气息，像极了老式留声机里流出的评弹调子。

城北的废园藏着苔藓的王国。断墙残垣间，青苔将石狮的獠牙都染成了翡翠色。我常在此处遇见写生的美院学生，他们调色盘里的绿永远不及这满园的苔色鲜活。有次见个女生蹲在假山前，用画笔蘸着雨水调和青苔，说是要画出“时间本身的肌理”。暮色四合时，满园的苔藓都泛起幽光，恍若千万盏未点燃的琉璃灯。

菜场口的阿婆卖着会走路的苔藓。她将青苔裹在荷叶里，说是能治水土不服。我曾见个异乡客买走一包，次日又来讨要，说昨夜枕着苔藓入眠，竟梦见自己变成了老宅天井里的青石板。阿婆笑着往他包袱里又塞了把苔藓：“带着吧，这是江南的魂。”

深秋的苔藓最是倔强。别的草木都褪了颜色，唯有它们还守着残绿。老茶馆的窗棂上，经年的茶垢与苔藓缠成斑驳的纹路，像是时光亲手绣的帘栊。说书人醒木一拍，惊起梁间栖息的麻雀，扑棱棱的翅膀扫落几片苔衣，飘飘摇摇落进客官的茶碗里。

我在冬至那日发现苔藓的秘密。城郊的古墓前，石人石马都覆着厚厚的绿毡，唯有碑文处的

苔藓避让三分，显出“永昌元年”的朱砂字迹。守墓人递给我片风干的苔衣，对着日头细看，竟能瞧见细密的年轮。“这是地脉的皱纹，”他说，“每片苔藓里都封着段前朝往事。”

腊月里晒书，竟从《水经注》里抖落几粒苔种。想来是去年梅雨时夹进去的，如今在暖气房里苏醒，在宣纸上爬出蜿蜒的绿痕。我索性将书页铺在阳台，看这些微小的生命在古籍的字里行间拓荒。它们经过“江流天地外”的诗句便格外苍翠，遇见“山色有无中”的句子又转作黛青，倒像是用绿意在给古诗作注。

前日经过拆迁的老街，推土机扬起的尘土里，几片青苔粘在挡风玻璃上。我摇下车窗，看它们在风中舒展，恍若看见无数个江南的雨季在玻璃上流淌。那些被连根拔起的苔痕，是否会在混凝土的缝隙里，继续书写属于草木的史记？

今晨在露台泡茶，发现紫砂壶嘴又冒出绿芽。祖父留下的茶宠——一只笑咪咪的弥勒佛，肚皮上也爬满了细密的苔点。阳光穿过新发的香樟叶，在茶海上投下斑驳的光影，那些光斑里游动着无数绿色的星子，像是从《山海经》里逃出来的精怪。

梅雨将至未至时，我总在等一场青色的雪。不是松针上的白霜，不是柳絮的纷扬，而是千万片苔藓同时舒展时，在风中扬起的翡翠色的雪。这样的雪落在瓦当上是琴音，落在石桥上是墨痕，落在游子的衣襟上，便成了永远解不开的乡愁。

昨夜读《东京梦华录》，读到“苔痕侵屐齿”时，忽然听见瓦当上有细碎的响动。推开窗，月

光正流淌在满墙的苔衣上，那些深浅不一的绿意 的江南重现了它的倒影。
在夜风中起伏，恍若北宋汴京的街市，在千年后

责编 陈婉心 熊瑜曦



QINGNIANBIANJIBU

11. 桃园深处千桃冢

叶雨欣

桃园浅处，炊烟轻柔，无名小巷，狗吠正作，桑头啼鸣；桃园深处，田地十亩，草屋八九，树荫摇曳，树满院落。陶渊明昨晚睡得沉稳，倒不知是不是树荫的掩映，竟多了些一帘幽梦，一向勤勉的他，此时还半梦未醒。

第一次抬眸，陶渊明忽怔，书案端坐，烛光闪烁，面庞晃动。墙上画中的人物是自己的曾祖父陶侃，而自己似是五六岁的模样，书案上摆着些学问，身边的长辈正滔滔不绝，讲着曾祖父的风华正茂，述着士族的命运与前途。

万语千言，陶渊明只觉得胸中澎湃着不属于自己这个年纪的汹涌，这些似曾相识的话语，熟悉得叫人直打瞌睡。

眼眸低垂，倏然一愣，陶渊明发现自己正在路上，去寻外祖父孟嘉，身旁的母亲憔悴不已，不时垂泪。从她口中，陶渊明才渐渐明白心中莫名的堵塞，8岁，父亲离世，母子相依但衣食无依，只能投奔外祖父，去谋一份生计。这一次的陶渊明觉得自己应该是真的梦醒了，他切实感受到自己在悄然成长着，感受着时间的流逝。他看着外祖父潇洒自在乐逍遥的背影，在内心深处，

不知何时，一种渐近自然的追求油然而生，但陶渊明心里也明白，无数个梦里，他的耳边仍在回荡着的，是家族的教诲。

少年的进取与自在的逍遥在不断叫嚣，可他心下已然有了自己的主见——“少时壮且厉，抚剑独行游。谁言行游近？张掖至幽州”。儒家建功立业的抱负、侠客行的英雄气概让少年心潮澎湃，他短暂割舍山水田园的喜乐自在，他决定放手一搏，去做那顶天立地的好儿郎。

陶渊明的心在剧烈跳动着，他感受着胸口的起伏，却发现自己的眼神似是又浑浊了起来，充斥着悲愤和无奈，他逐渐意识到，现在是他辞官临行的时候。29岁这年，他凭借曾祖父陶侃的声望成为江州祭酒，心中的抱负早已满溢挥洒。可无论是上官的脸色，还是严苛的门阀制度和繁琐的潜规则都让陶渊明倍感痛苦，无数个时刻他都反复追问自己，“这是你想要的抱负吗？”，无数个时刻他都反复谴责自己，“这是你的初心吗？”。终于，江州祭酒踏出了门，虽然心中仍有不甘在叫嚣，但他不再是谁的下属、谁的亲信，如果他愿意，他可以只做陶渊明。

可这时的陶渊明真的能只做陶渊明吗？他两袖清风，阔步向前，却觉得自己的脚步愈发沉重，而两鬓也似是逐渐斑白，他觉得自己踏入踏出了好多扇门——参军桓玄，桓玄却起兵谋反；母亲逝世，守孝三年；“四十无闻，斯不足畏”；参军刘裕、参军刘敬宣，却又次次失望透顶……终于，陶渊明站定，他觉得自己正站在第五个堂前，彭泽县令只为生计罢？可陶渊明又怎可能穿戴整齐、备好礼品、恭恭敬敬地向那些卑微小人弯腰行礼。

终于，这一次，不为五斗米折腰的决心，陶渊明辞去官职，高声唱罢：“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舟遥遥以轻飏，风飘飘而吹衣。问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陶渊明感到从前那般、许久未有的畅快，船桨穿梭，涟漪轻泛，水声柔润，婉转流长，任天地一苇，微风徐徐，衣裳随动，前路何向，晨光微迷，何不为憾。可他心自悠然，他心自澄澈，那淳朴自然的地方，才应是他的归处，是陶渊明魂牵梦萦的地方——年少时的初心与向往，在轻舟已过万重山之时，悄然苏醒。

恍惚间，眼前，正是“草盛豆苗稀”的景象，嘴上叫苦不迭，但陶渊明心里却是从未有过的平静安详，此时阳光正好，倒觉得更痛快些。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一天天演进，陶渊明似乎已然忘却昨日，却放声高歌，又悄悄关上柴门。“聊为陇亩民”，他呐喊着，这一生似乎只能这般不

得志了吧？诚然，他在自然之中自我疗愈，无比热爱现在的生活；诚然，他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又诚然，无人知晓的苦闷，他只得对影写诗，聊以自慰；又诚然，尽管处于江湖之远，可那颗天地初心依然鲜活，却又是“金刚怒目”的一面抑或“猛志固常在”的一面，于国家、于民族、于百姓，这颗初心，让他始终割舍不下。

蓦然回首来时路，陶渊明才真正醒来，也才真正明白，他穷尽一生行走在少年进取与自在逍遥的叫嚣声中，也穷尽一生都未曾真正找到那真正的桃园深处。他起身打开些许掩映的柴门，看向这日正好的阳光和那算是为自己立下的冢，“……茫茫大块，悠悠高旻，是生万物，余得为人。自余为人，逢运之贫，箪瓢屡罄，絺绤冬陈。含欢谷汲，行歌负薪，翳翳柴门，事我宵晨，春秋代谢，有务中园，载耘载耔，乃育乃繁。欣以素牍，和以七弦。冬曝其日，夏濯其泉。勤靡余劳，心有常闲。乐天委分，以至百年……”喃喃着，似是梦中走完的这一生又复行了一场。

陶渊明决心去那冢边种一棵桃树，埋葬一颗种子，埋葬一颗心。他想随着这棵桃树，看春天发芽，看夏天开花，看秋天结果，看冬天积存——在某个有桃树相依的日子里，他倚在树下好似又醉了一梦。他看到那自己并不认识的苏子瞻与弟子一一唱和，日读陶诗一首，自己在一个自己不明了的朝代声名远扬；他看到那自己并不认识的辛幼安为自己写下“须知此翁未死，到如今，凌然生气”；他看到有很多身着自己从未见过的服饰的孩子们，眼神清澈，眸中灵动，声音洪亮

地诵着“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陶渊明不太明白这些人姓甚名谁，也不太明白这些人为什么为自己而歌唱抑或为自己而流泪，他甚至不明白自己现在心里到底是何种感触，只觉得自己波澜壮阔的一生好像有了真正的答案，如果在那些时代的“陶渊明”能够给那个国家、这个民族带来那么些影响，如果自己的精神品格能被另一群人认可与传承，那么自己坚守的那颗初心也就有了真正的延续。

陶渊明在冢边悄然长眠，恰如他悄然来访。

那颗埋葬的心，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桃花源，那颗初心，依然鲜活。流光弹指过，那永恒纯真的初心与天性，亘古未改，随着这桃树扎根在每个中华的每一方净土，守护着每个心中最温润如玉的地方。这一次，他决心真正离开这桃园深处，他想去看看，他们为他栽种下的千万棵桃树，去看看他们与自己一样澄澈的心，去看看独属于万千年的他的那一片片桃园深处，这一次，他不用对影吟诗，自有人为他唱和。

责编 龙晓颖 徐文涛



QINGNIANBIANJI BU

12. 木桥

郝子涵

老张头死了，死在腊月里一个阴冷的早晨。人们发现他的时候，他正倚在那座摇摇欲坠的木桥栏杆上，像睡着了一样。只是脸色青白，手指已经僵硬，还保持着握栏杆的姿势。脚下的布鞋破烂不堪，衣服上还打着补丁。

这座桥是老张头的心血。几十年前，村里决定在河上建桥时，他第一个报名参加。那时候的老张头还是个壮实的小伙子，浑身有使不完的力气。他跟着大部队干了整整一年，从打地基到架梁，每一根木头都经过他的手，每一个钉子他都熟悉。

桥建成那天，全村人都来庆贺。孩子们在桥上跑来跑去，大人们站在桥中央往下看湍急的河水。村长特别满意，笑得脸上皱纹都堆起来了，不禁拍着老张头的肩膀说：“这桥至少能用五十年。”老张头只是憨厚地笑，露出两排黄牙。

可谁也没想到，不到十年，桥就开始摇晃了。先是栏杆松动，掉了几根钉子，后来有几块桥板也开始吱呀作响。村里人渐渐不敢走这座桥，宁可多绕二里地从下游的石桥过河。孩子们也不再在桥上跑来跑去，因为被大人看着准要逮住一顿

骂。

只有老张头还每天去桥上。他带着锤子和钉子，这里敲敲，那里补补。起初还有人笑话他：“老张头，别白费力气了，这桥迟早要塌的。”他也不争辩，只是低头继续干他的活。后来时间久了，大家也不再管了。

一年放学回家，我看见他蹲在桥头，手里攥着一把锈迹斑斑的钉子，对着河水发呆。我喊他，他像是从梦里惊醒，茫然地看了我一眼，又低头数起钉子来。

“张爷爷，您数什么呢？”我好奇地问。

他抬起头，眼睛里突然有了神采：“小娃子，你知道这座桥用了多少根钉子吗？”

我摇摇头。

“三千七百八十二根。”他说得很认真，“每一根我都记得。”

后来我才知道，老张头的儿子就是在这座桥上出事的。那是桥刚建好的第三年，一场暴雨后，他儿子骑自行车过桥，一块松动的桥板突然断裂，连人带车掉进了暴涨的河水中，再也没找到。

村里人都说老张头疯了。他妻子受不了打击，

第二年就改嫁到了邻村。只剩下老张头一个人，日复一日地守着这座危桥，一直与其做伴。

我考上县城高中那年，村里决定拆掉旧桥建新桥。通知下来的那天晚上，老张头挨家挨户地敲门，求大家再等等，说桥还能修。人们客气地送他出门，转身就摇头叹气。村长劝了他好久，他不听，最后也放弃了。

拆桥那天来了很多人，有县里的干部，有施工队，还有看热闹的村民。老张头站在桥头，像一尊雕像。当第一锤砸向桥墩时，他突然冲上去抱住桥柱，死活不松手。

“这桥不能拆！”他嘶哑着嗓子大喊，“我儿子还在下面！他还在下面啊！”

人们面面相觑。最后是村长无奈带着几个壮年汉子，硬是把老张头架走了。他挣扎着，鞋子都掉了一只，露出脏兮兮的袜子。

新桥建得很快，不到三个月就竣工了。那是座钢筋水泥桥，又宽又结实，卡车开过去都不带晃一下的。剪彩那天锣鼓喧天，县里的领导讲了话，孩子们在桥上跑来跑去，就像三十年前一样热闹。结实的钢筋水泥桥把奔腾的河水狠狠地按

在下方。

没人注意到老张头没来参加典礼。他独自坐在河岸边，望着被拆得只剩几个木桩的旧桥遗址，手里还摩挲着一根生锈的钉子。

新桥通车后，老张头变得沉默寡言。他常常在新桥上走来走去，好似用脚丈量每一寸桥面。有时他会突然蹲下，用手指抠桥面上的裂缝——尽管那里其实什么也没有。

腊月里那个早晨特别冷。经常在桥头卖豆腐的李婶第一个发现老张头时，还以为他在看河水。走近了才发觉不对劲。人们围过来，议论纷纷，却没人敢去碰他。最后是村长拨打了派出所的电话。

法医说老张头是死于突发性脑溢血，走得很安详。整理遗物时，人们在他枕头下发现了一个铁盒，里面整整齐齐地码着几百根锈迹斑斑的钉子，每一根都用布条仔细包着，布条上写着日期。

如今新桥上车来车往，没人再提起老张头。但我每次过桥时，总会不自觉地放慢脚步，仿佛能听见那些被埋葬的钉子在泥土深处发出的微弱回响。

责编 陈婉心 熊瑜曦

13. 明月照初渠，流光映烛心

王梦宾

当脚步在时间长河的奔涌里徘徊，当双手在现实河床的纷繁里捡拾，我们垂首奔忙，或许已记不清为何而来，更困惑向何处去。直到有一刻，抬头看见了月亮。她承载着“但愿人长久”的祝愿，清辉泼洒，于是云开雾散，我们终于看到最初的自己，再次看见初心。

廿年弹指间，迎来二十岁，正是人生之春，可谓“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然而二十岁带来的，除了青春的亮丽风景，似乎还有不尽的迷茫和困惑，是模糊的自我，还有被掩埋的初心。也许这是特属于它的阵痛。

六月黏腻的风在高考成绩出来后将我们送往各处。不太幸运的是，我没有等来属于我的捷报。挣扎再三，还是为了能读师范专业选择跨越一千多公里，出省来到湖南师范大学。入学后，我在教育学原理、教育心理学、中外教育史的理论里小心翼翼地摸索教学之道，热情地奔赴每一场可能给我带来教育启迪的讲座，努力跻身大大小小的比赛……耳边不时传来时代如何了、形势如何了这样那样严肃的话语，我不知为何也开始惶恐。“要考研吗？”“我们能当哪一科老师？”

“现在当老师的门槛是什么？”这些笨拙又具体的问题，每过一段时间就会成为寝室里讨论的话题。我以为，这样将流水一样的日子填满的忙碌，是一只勤劳的蜜蜂为丰收而做的准备。但每当我坐在台下听着身边优秀前辈们的成功经验分享，一腔热血朝着花儿涌上来却不知该往何处使劲儿；每当我步履匆匆，辗转在这个活动、那个讲座，一身疲惫却又好像什么都没抓住地走在回寝室的路上，我越来越感到自己不过是一颗随波逐流的小石子，在浪花里不断被裹挟着。我疲于奔命却又陷入“死角”，不知何时，越来越像一只深海里的八爪鱼，想要抓住每一个当下的“必须”，却忘了当时“孩儿立志出乡关”的热忱，忘记“想要成为一名老师”那份初心在胸膛里的滚烫。我意识到这种对未来有一个确切结果的狂热追求必须停止了，我应该抬头看看周围，更应该看看自己。

绿水无忧，因风皱面。我从何时、又为何想成为老师？循迹初心，回忆翩跹，岁月鎏金。这颗种子大概是在初三时种下的，种下这颗种子的人是我的班主任。面对人生第一次大考，目标似

乎可望而不可即，每一天都像是在没有灯的黑屋子里洗衣服，在打开门看见光亮之前，没有谁能告诉我还有哪里做得不够，我只能反复搓洗。老师总能察觉学生的紧张，好像一切精心的粉饰都是幼稚的涂鸦。于是他在我数学考试失利时告诉我，分数不是问题，关键是我们从中获得了什么；在我担心志愿填报滑档落空时，开着玩笑说“最差也比老师考得好”……晚自习教室外走廊上的谈心，严肃又活泼的鼓励，我终于感受到教育的春风化雨，终于明白一位老师善良澄澈的心是如何影响着学生的人生轨迹。

或许真的是“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的魔力，我希望自己能成为一位那样的好老师，能变成一棵等待嫁接的砧木，以己之躯化生新的生命奇迹。我相信教育的力量，因为我看见过它的辉光，因而我要大声呼喊，不顾他人疑目。我想要成为广博知识宇宙和人类无限可能之间的小小媒介，在教育构筑起的文明大厦中，即使作为不起眼的砾石，我亦欣然自足。这似乎就是初心本该有的样子。

迷途知返，只待转机。大一下学期的暑假，我跟着团队来到乡镇学校进行为期十一天的“三下乡”支教。走出学校的“象牙塔”，来到实践地，炎炎夏日只有风扇的教室，墙面斑驳；打地铺的临时寝室，蚊蝇叮扰；走进班级，来自各个年龄段的懵懂的脸庞，叽叽喳喳着对课堂纪律发起挑战，新手“教师”上岗几天就已经碰了一鼻子灰。难道这里的土壤结不出漂亮的果实吗？起初，我有些沮丧却又无可奈何地产生怀疑。但当

我学着记忆中老师的样子，当我开始思考如何走进学生的心而不是建立起秩序和规则的高墙，改变也在悄悄发生。我与学生们课前约法三章，学习前辈经验制定奖励机制，课后找孩子们聊天、踢球，渐渐地我才突然发现这些不被约束的小脑袋里装着那么多对这个世界可爱的观察和思考，教师要做的，或许不该是对照标准修修剪剪。我们要悉心浇灌，静待花开，安静地赶走那些可能伤害柔嫩花朵的害虫。支教临近结束时，班上一开始的“小刺头”已经能主动举手回答问题，越来越多的孩子们看见我会大声喊“老师好”，甚至某棵树下，我能成为他们小秘密的知情者。在那一刻，我想，我再次看见了教育的意义，拥有了成为一名老师的幸福。小小的一方讲台，确有大大的力量。离别合照时，学生们围在我们的身边，像一棵棵正蓬勃的小树苗，晶亮的眼睛看着镜头，让我想起支教那段时间满天的星星，干净纯粹。我看着他们的眼睛，也看到了我的初心。它不该是一个个急切的“想要”，而是一种发乎内心，始终求索，风雨兼程的强大愿力。

自那之后，走在钢索上的我好像开始渐渐回到平地。而此刻，我学着并借以传媒工作者的身份，希望以文字为介，让内心沉默着的声音，穿过阻碍我们的屏障，来到你的眼前。亲爱的朋友，当现实中的琐碎磋磨着我们，当那些荒谬和意外真实地发生，我想，是时候要叩问我们的初心，愿不愿意做自己的西西弗斯，日复一日地推着巨石，幸福地憧憬着。二十岁的一程山水，总有某段灯光昏暗，迷茫好像没那么可怕，初心总会给

我们答案。

当今晚又一轮明月升起，我们始终有仰起头的权利，我们始终有践行初心的机会和勇气。“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千百年的祝愿传唱至今，与时代强音交织，我们党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与使命在时光的流转

中，也愈加明亮，愈加坚定。我们始终在“小我”与“大家”初心共振的感动中前行。

萤烛微光，或可增辉日月。在国家平稳迈步向伟大复兴势不可挡的浪潮中，我愿为蜡炬，焚膏继晷，不惧岁月磨染，相信曲径通幽处，会有明月照初渠，只待流光映我烛心。

责编 张金 熊瑜曦

14. 江南褶皱：烟火里的时光诗

唐张明

晨光推开百叶窗时，晾衣绳上的蓝印花布正滴着水。昨夜那场雨来得急，把月季花瓣都打落在天井里，此刻却成了最好的画布——露珠在花瓣上滚来滚去，倒映着七种颜色的微缩彩虹。对门阿婆的竹匾里晒着新采的蚕豆，青翠的豆子躺在竹篾上晒太阳，像一群蜷着身子打盹的猫。

弄堂口的油条摊已经支起来了。摊主把面团拉成银鱼般的细条，往油锅里一丢，白雾腾起时，金黄的油条便舒展成月牙的形状。排队的街坊们说着家长里短，穿蓝布围裙的媳妇手里捧着给丈夫带的饭团，油纸包得严严实实，仍能闻到肉松的咸香。

巷子深处传来“梔子花——白兰花——”的吆喝。卖花阿婆的竹篮里垫着湿毛巾，花朵还带着晨露，用细铜丝串成手链。穿的确良衬衫的姑娘买上两串，别在衣襟上，走起路来便带起一阵香风。隔壁裁缝铺的师傅探出头来：“阿婆，给我留朵茉莉，晚上听评弹要戴的。”

梧桐叶在日头下泛着油亮的光。树荫下摆着几张竹椅，退休的老茶客们在对弈。执黑子的老

者落下棋子，棋子敲在搪瓷杯盖上，清脆一声，惊飞了正在啄食棋盘的麻雀。蝉鸣适时填补了这短暂的寂静，倒像是为这盘残局配的背景音。

茶水摊的阿婆提着铜吊子来添水，茉莉香片在玻璃杯里舒展成小舟。她顺手给棋盘边的老主顾们添上几粒五香豆，青花瓷碟里的豆子还沾着细盐，在阳光下闪着碎钻般的光。穿堂风溜进来时，带起案头旧报纸的油墨香，往日的新闻与今日的蝉鸣在时光里打了个照面。

暮色渐浓时，孩童们追逐着纸鸢奔过石库门。他们的书包在身后蹦跳，红领巾飘成火焰，惊起了电线杆上打盹的斑鸠。卖糖粥的梆子声由远及近，糯米香混着糖桂花的气息，在弄堂里织成一张温柔的网。

夜市在暮色里苏醒。路灯次第亮起时，炸鹌鹑的香气混着梅花糕的甜香，在空气里酿成醉人的酒。穿汗衫的老伯支起馄饨摊，竹升面在案板上跳着踢踏舞。穿校服的少年挤在摊前，筷子尖挑起的小馄饨像一尾尾银鱼，在紫菜虾皮汤里游弋。

我踩着湿润的青石板往家走，忽然听见收音机里飘出评弹《莺莺操琴》的调子。吴侬软语在夜色里化开，琵琶声像露珠滚过荷叶。拐角处，裁缝铺还亮着灯，那抹红绸缎在灯下泛着温润的光，倒像是时光本身凝结成的琥珀。

更深露重时，我披衣去院中收晾晒的诗笺。月光像银纱铺在井栏上，惊起一池蛙鸣的涟漪。墙角的忍冬花正在月光里酿蜜，暗香浮动处，我仿佛看见李清照在“读书消得泼茶香”的午后，正将新采的茉莉夹进《金石录》的书页。这些被时光腌渍过的芬芳，在宣纸上稍作停留，便洇成了文徵明的小楷。

此刻坐在廊下，看暮色将万物染成水墨。对门人家的炊烟袅袅升起，与晚霞缠绵成淡青色的云絮。厨房飘来丝瓜蛋汤的清香，混着邻家阿嬷煎藕饼的焦香，在湿润的晚风里酿成醉人的酒。檐下燕子归巢时，翅尖掠过晾衣绳上的蓝印花布，抖落一串清亮的水音。

月光漫过葡萄架时，我在日记本上记下：晨露如珠，油条香里说丰年，孩童逐鸢过街巷，周师傅缝纫机响彻夜，评弹声中岁月长。这些琐碎的词句在纸页上生长，渐渐连成五月的藤蔓，攀过时光的篱墙，在记忆深处开出细碎的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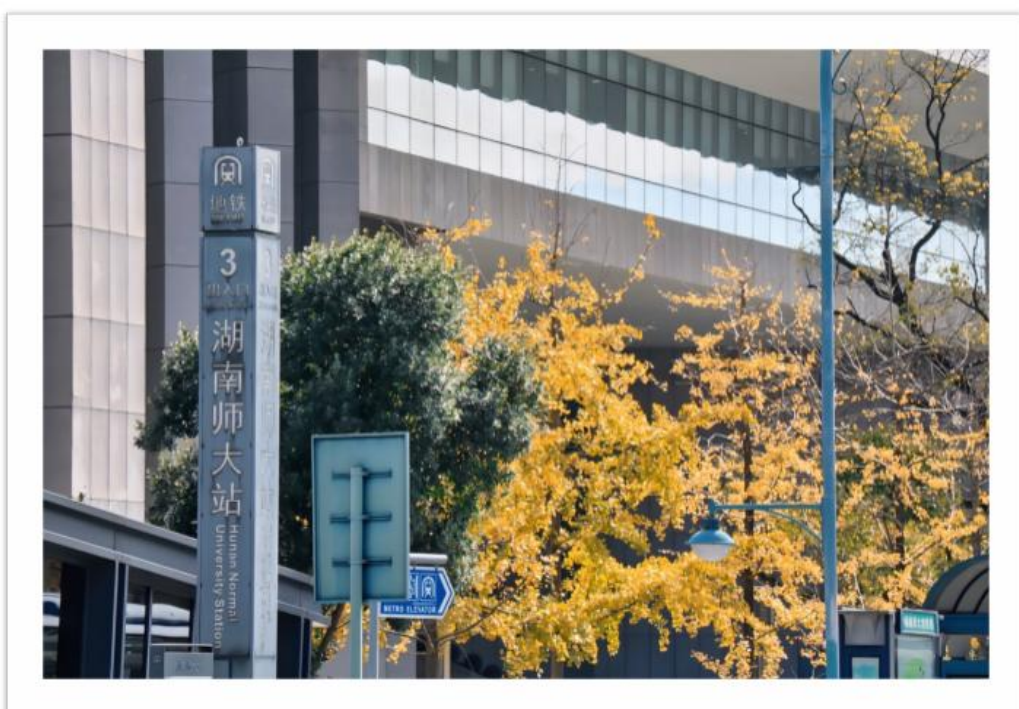
责编 陈婉心 熊瑜曦



QINGNIANBIANJIUBU

▶ 青年文学

HNNU YOUTH MEDIA



本版责编：青年编辑部

版式设计：视觉艺术部

本期 1 版 总第 10 期

2054 年 5 月 25 日 星期日

青 年 编 辑 部

QINGNIANBIANJIBU